

编选：李鉴踪



寂寞无价

散文精品系列

情缘最难留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袁正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寂寞无价·散文精品系列

情缘最难留

李鉴踪 选编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 编:610012

照 排:大西南国际经济文化传播中心印务部

印 刷:绵竹教育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6660527 6666009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5.5

字 数:105千 印 数:17001—22000

版 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2月第3次

ISBN7-220-03004-5/I·434

全套共4册,总定价22.00元



卷首语

寂寞无价

● 嘉 嘉

十多年前，我有了一段假期，就决定去敦煌。

那时敦煌还不热闹，旅游的人们更愿意去看海看山。

我在敦煌住了几天。正是多风的季节，每天一过中午，漫天里西北风便呼呼如密密麻麻的响蛇，抽打没沿没岸的戈壁。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看不见的，风卷着砂石，在我的风衣上敲打出袭击性很强的“蓬蓬”声。莫高窟在我背后，朝改代换，几尊被风蚀得异常残缺的舍利塔是始终如一的守望者。

旅人无踪，飞鸟无痕，寂寞无边。

此时此地，我认识了美国人马克。马克当时在北大读书，他对东方文化的理解是“神秘”和“寂寞”，正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他的解释与我当时心境不谋而合。他让我在一个小店里帮助他为母亲挑了一条白色真丝围巾，上面有手绘的飞天，他认为飞天是最能将东方神韵带给他那位好热闹的母亲使者。

马克承认，他来敦煌是为了享受寂寞。他熟悉的美国过于喧嚣。

享受寂寞这话，起码在当时我听来太奢侈。虽然我也急于想在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静静地住下来，暂时远离我亲近得快成路人的人们。

寂寞是一种处境，相对热闹和繁华，它更无奈。

寂寞是一种心情，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为自己开花。

寂寞是一种修养，物欲人欲可以横冲直撞，只有它坐怀不乱。

寂寞是一种逃脱，面对束手无策的日子，它接纳你的无能和敌意。

寂寞是你最向往的那双手，抚摸你。

寂寞是你来过便想再来的老茶馆，独对你。

更多的日子，无人喝彩，我们与自己作伴，寂寞不是享受。这时候，耐得住寂寞的人是另一种成功者。

你不可能风风火火终生，你不可能不要一块休养生息之地，迟早有一天大幕要落下，精彩的戏要收场，如果你必须寂寞，必须孤独和宁静，你最好珍惜它。有一种情人，一生只有一个，它陪你走过的，永远是你生命中最无助的路程，尽管很多时候这样的同行微不足道，但它可以是那时对你唯一的支持。

真实的寂寞和真实的喧嚣做成了我们，除却掉无病呻吟，我们分不出孰轻孰重。热爱生命，就是爱生命的每一过程，成功和失落、繁华和冷清、高峰和低谷、明亮和晦涩……你省略不掉。世界还会越来越热闹，日子还会越来越嘈杂，寂寞是一块清静之地，情感和灵魂无家可归时，它在不惹眼的地方等你。



目

录

追忆一次恋情	周思嘉 (1)
来得太迟的情书	潘继谦 (5)
轻寒风剪剪	李 宁 (9)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空心人 (13)
四季歌	铁 凝 (15)
初恋人生	刘 翎 (22)
情人的背影	施净尘 (28)
边走边唱	流星雨 (33)
落花人独立	王开林 (36)
误会的悲喜剧	周佩红 (39)
肖邦与乔治·桑	关鸿 编译 (43)
四季一个轮回	荆 歌 (47)
原谅我“逃走”	紫 枫 (50)
只是一封情书	刘 欣 (52)

海誓	周芬伶 (54)
莫名的誓言	兰子 (59)
风也清清, 月也清清	郭保林 (61)
随缘	周纪文 (69)
台北·纽约·地下铁	张曼娟 (71)
再见吧, 我的爱人	王仲典 编译 (75)
永不消逝的兰香	晋华旆 (84)
我不知道他是谁	梁红英 (88)
外国的梦	朱谷忠 (91)
没有人在原处等你	温洁 (97)
触礁的爱舟	符红兴 (100)
欧罗巴情丝	高陶 (105)
我们不懂得珍惜	大军 (109)
哦, 女孩	凸凹 (113)
风景并非这边独好	晓洁 (121)
女人在高处	赵翼如 (124)
情缘留不住	(美) 亨利·达纳·汤姆斯 (128)
翻脸	高云览 (133)
再见吧, 幼稚的爱	童德元 (136)
我该走了	玛露 (139)
小窗心事	黄文婷 (141)
多情男人难为夫	晓亭 (144)
留不住的爱	许敏 (153)
湖畔奏鸣曲	(苏) 列金娜·埃泽拉 (155)



情缘最难留

从容地离开那份诱惑 黄玉芳 (162)

人去楼空 李晚成 (167)



追忆一次恋情

●周思嘉

其实，我盼望的
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
我从没有要求过你给我
你的一生

——席慕蓉

那时候，我竟然不知道，女孩子终究都要穿上漂亮的嫁衣，携上自己心爱的人儿，住进一间新屋。

隔壁的小阿姐要出嫁了，嫁在相邻的县城。要我做伴娘。还在清晨，迎亲的彩车就停在了她的门前。母亲走到我的床头将仍酣睡的我唤醒，要我赶紧换衣服。送亲的女孩个个都要打扮得花枝招展。

套上那件火红的毛衣，站在穿衣镜前左顾右盼，那份亮丽使刚刚十八岁的我得意非凡。

我站在屋门前的石板桥上看大家忙忙碌碌地往彩车上装嫁妆。新嫁娘的脸红朴朴的，比任何时刻都漂亮。

我看新嫁娘，也看彩车上的嫁妆。却没有在意你陌生又温情的眼睛。一直在追随我身影的眼睛。

其实，我是看见过你的。你帮新郎驾着幸福的彩车领着热闹的迎亲队伍，我说看见了与众不同的你。你雕刻般的面庞，挺直的鼻梁，全身的阳刚之美多得直往外溢。同时你也有一头与大卫一样的天然卷发。不可能不吸引一个十八岁女孩情窦初开的目光。

如果我抓紧了我的第一感觉，如果我相信了这是命运之神安排给我的未知情缘，我会珍惜你这温情的眼神，我也会乘上你下次驾着幸福来迎娶我的彩车了。

可是没有。我注定一生要在许多并不坚实的肩头憩息哭泣，而那些肩头偏偏靠不住。

我随着送来的队伍停留在了这座相邻的陌生城市。这座城市里，已有新郎给新娘垒起的爱的新屋。我为什么不去想在这陌生的城市拥有一间爱的新屋呢？

婚宴还没散，喜庆的甜酒灌得我的脸成酡红色。我们从席间偷偷溜出来。我追随你往外走，走了不知有多远。我因为有了醉意步履变得踉踉跄跄，你伸出一双大手牵引着我。我们来到一条小溪边，我蹲下来，掬水擦洗沾满泥浆的皮鞋。溪旁的矢车菊仰起笑脸，你摘下几朵，插进我的发间，我十八岁的心也开花了。

溪水缓缓地流动，让两张年少的脸庞变换着不同的模



样。

我们站起往前走，守林人的小木屋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说，我去敲门，向守林人讨碗水喝。小木屋里空空的没有人，我们便互相描述守林人的模样。我指着一棵奇形怪状的老树说：“那是守林人，一个驼背掉牙的糟老头。”你笑起来，口角裂得圆圆的，你指着一丛红艳艳的杜鹃花说：“那就是你，穿着红毛衣的漂亮小女孩。”

我用什么来比喻你呢？噢，面前不是巍峨的大山么？你的身躯像大山一样伟岸。

天已近黄昏，黄昏的护城河边我们挥手道了再见。

本来我是答应了你夜间的相约，可我却鬼使神差地踏上了回家的末班车。在那寒意未竟、凉风瑟瑟的夜雨中，你痴心地等待着一个懵懂的失约女孩。

我们开始鸿雁传书，你拙劣的字迹，信中夹杂的错别字让我对你生出了几分轻蔑。就因为那几分轻蔑，竟让我的整个人生完全改写。现在，我愿用我二十年的阳寿来赎回我当初的轻蔑。

我悔悟得太晚了。

我曾在心中勾画的是一位经纶满腹学者型的恋人。于是我把与你交往当作了游戏。你的爱却是怯懦的。当我被痛苦磨钝了傲气，当我想在淌血的心脏烙上爱时，你退缩了，就因为我当初的忽略和轻蔑呵。

我不是没有努力过，可是一切努力均是徒劳。那个伤心的隆冬我追随你到了你乡下的家。乡景好美好美，我想起马



致远的小令：小桥、流水、人家。在你的小屋里，我看到了你目光的黯淡。两人相顾，却是无言，我能说什么呢？我想起一本爱情名著中的一句爱情名言：你把我怎样都可以！

真的，你把我怎样都可以。我不要沉默，不要静止，不要你黯淡的目光。我只要你把我怎样都可以。

“你是个好女孩，什么都好的女孩。只是你太要强了。”你开口了，低着头说的。如果是今天，我一定会流着泪说：“我改。好吗？我不要强，名声、功利、事业都是虚幻的，只有你才是我想拥有的真实。”可是当时我太小了，我还在“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年纪，我竟然无知到苍白。

如果我真正懂得女孩子终究都要穿上漂亮的嫁衣携上自己心爱的人儿走进爱的新屋，我当时就会给你温柔的应答。可是没有。今天，我的应答已经太晚太晚。而且，我的应答又是这样的无力，宛若空谷的回声。

如果当初我就知道憧憬我们爱的新屋，我已会是一个快乐的妇人，哪怕是位系着围裙围着锅台转的平庸的妇人。而今天，我什么也不是，除了那渗进灵魂的哀痛，我一无所

有。

追忆过去，空白实在太多。你给我的初次恋情时刻伴我。不管我流浪在人世间的哪一个角落，我都会穿着破旧的衣服，凄凉的想你，好苦好苦地想你。

张爱玲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我，再长久的一生也就只是、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

思恋是一道风景。一道凄美的风景。



来得太迟的情书

●潘继谦

最初见到她，是缘于我们两校间的一场足球赛。

那时候，我很不讲究衣着：穿着两膝处透风性极好的牛仔褲，战壕沟壑相纵横的旅游鞋。在球场边，我恰好碰到了老同学毛毛。

“怎么，今天这身披挂？有赛事吗？”我打量着她一身的运动服调侃道，而眼光却不由自主地滑向一个强大的“引力场”——那是她旁边背墙而立的一个女生，她一身浅色的衣裙，侧影极秀丽。

“你今天还要上场守门吗？”毛毛笑着问我。

“当战地啦啦队也没准。”我有点心不在焉地跟毛毛开着玩笑。

这时她身侧的那女生也转过脸来，略略打量我几眼，笑吟吟地对我揶揄道：“你这么瘦，能守门吗？”

呵，那双幽水寒星般的眼睛，美得真让人心颤。若不是

我惯于在由心情到表情的通道上设置路障，此时就不知该怎样的局促窘迫了。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行若无事地说道，“不过要是哪次我被球砸进网里，那可是食堂的错，不是我的错。”

我们又谈笑了一阵，才知道她跟毛毛是同寝室的好朋友，而我和她又都曾在毛毛的相册里看过对方的照片，怪不得才一见，便如故，谈得那么投缘。过了会儿，她向我抱歉地笑笑，“有点事得先走了。”

她的身影渐渐远去，我心头忽而说不出的惆怅……

以后那一个月，我尝到了单恋的滋味。仅仅是初见一面，我的脑子却已成了她的“影集”，时时展览着她的侧影、身姿和微笑，心里总是异常渴望再见到她。有时走在人丛中，我会在别的姑娘们身上惊异地发现她的一头秀发、一个侧影、一个眼神。在那一瞬间，心灵的暗室里仿佛蓦地擦亮了火柴，美丽的光焰飘忽而来，但兴奋只燃出不过一根火柴梗的距离便即熄灭，那些姑娘们因为我无礼的注视而示威般地投来的轻蔑目光，立刻把我推出幻像。

两个月后，我终于又去了她们学校。在她们的寝室里大侃了一通，终于和她彼此熟识了。以后，我去的次数渐多起来。同她相处越久，相知越多，便越感到她的聪慧可爱。她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同她谈论文学，是一种享受。而她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清纯高雅气质，她那岑静中忽闪的美丽的眼睛，更深深打动着我的心。

看得出，每次我的到来，她都显得很高兴。她一次写信



给我说，她们寝室的人都把我当成笑星，说我功德无量，每次都逗得大家开心极了。可她却不知道我在她面前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洒脱、诙谐都不过是一种包装，只为了不让那份深藏于心的感情流露于言行。她更不知道，每次从她那儿回来我都会陷入怎样的苦恼中，有很多次，我真想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但只要拿起镜子，看看里面自己平平的相貌，那份奔突的心思便会一次次地被自卑硬拉回理智的栏杆内。那时候我会觉得她像是那峡湾夜色中一簇美丽的渔火，很多渴望驶向她的心灵，都会在那可望不可及的航程中搁浅。

有时，在谈笑中，我发现她注视我的目光会忽而闪过一丝异样，但心里立刻否定道：“不，不会的，那是你在自作多情。”我因而嘲笑自己，“你看见星星向你闪烁，便以为可以上去把它摘取吗？”渐渐，我对自己说，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便要得到。只要能常看看她，只要能使她快乐，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平稳地保持着。

一晃两年了，她已毕业。听毛毛说，她和刚交的男友都分配在了同一个城市。临走那天，我去车站送她，临开车前递给她一封信，“两年前写的，无聊的时候解解闷吧。”她诧异地看看我，接过了信。

车开动了，渐渐远去……站台空了、静了，只有铁轨旁的几簇秋草在轻轻摇曳。我想着她看信时的情景：她会笑的，那信上写着：“自从见到你以后，每日窥镜，人比竹竿瘦，想是加入了单相思小分队……”



当初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作邮资把它寄去，只想着有一天留给火焰去阅读。而现在，她要走了，还是让她当成笑料看看吧，就像以前我给她讲的那么多笑话那样，笑笑，再把它忘掉。

几天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她说，看了信，她哭了。“你的感情终于从徘徊、犹豫的心里邮了出来，可它来得太迟、太迟了……！”



轻寒风剪剪

●李 宁

时令是仲秋了，天气有些凉。果园边上的一些悬铃木叶子不再绿得逼眼，抖着晨光呈现出金灿灿的光彩。果园的梨树在开花，一小朵一小朵洁白的梨花怯生生地在秋季的轻寒中微微颤动。

我们在果林里穿行，这个季节的果园很冷清，没有紫燕呢喃和黄雀欢舞，只有一小朵洁白的梨花开在光秃秃的枝头。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散步，我和他——我的语文老师，去年从华师中文系毕业的，本校校刊《卉园》的指导老师。今天他穿了一套蓝白相间的运动服，一副纯中学生模样的装束，这些更使刚走出校门眉目清秀的他显得俊逸、洒脱。

他没有说话，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攀枝穿行。我也没有作声，我只听见了彼此踩在松软落叶上的“簌簌”声。我偶尔抬头扫瞄他一眼，看见他正低垂着眉，唇角眉梢带着似乎褪不去的稚气默默地看着落叶。



那神情我好熟悉。去年夏天的一个丽日他初上讲台我就看见了。那天他精彩的开场白并没有吸引我，他那眉梢唇角漾起的天真的微笑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甚至使我有了一刹那炫目的感觉。真的，那笑带着一种未涉尘世的稚气，一种未被社会大染缸污染的清纯气质。他好年轻，二十岁吧，才刚告别学生时代。此刻他低垂着眉又使我想起我的一首诗：“喜欢看你蹦跳着走路/喜欢看你低眉的轻叹/喜欢看你佯装的怒容/喜欢看你默视我无言……”那诗是不敢拿出来刊在《卉园》上的，它们只能发表在我枕头下的日记本里。

“嘿！”他开始讲话了，他很少直呼我的名字，这次依然，“你以前看见过秋季梨树开花么？”

我拉过一枝开花的梨枝，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我是今年才知道果树要开两季花的，我以前没见过，我们那儿没有果园。”

他面对着我伏在一棵果树上，用手支着下巴：“其实是不应该开两次花的，这次开花，是不会有收获的，只会白白地消耗营养。知道吗，果农往往为了抑制果树秋季开花而采取许多人工措施。”

我看着脚下的落叶没有作声。林子里的秋风吹来满怀满袖，我感到明显的凉意。

“你的那首诗，我看了，我很感谢你对初为人师的我的估评。”他略顿了一下，仿佛蓄积着勇气最后终于下着决心似的说，“说实话，我在许多方面经历还是一片空白。说出来也许你心里会笑话，看了你的诗我也茫然失措过。……但